

勇毅冠三軍 力斬夏侯淵

FUN享歷史

不知道大家在小時候有沒有玩過一款街機遊戲，叫做《吞食天地II：赤壁之戰》。遊戲中有五個主要角色可供玩家選擇，分別是：關羽、張飛、趙雲、黃忠、魏延。這五個角色的選定也讓人頗感奇怪，因為這人選不是流行於世的「五虎將」（《三國演義》所創的武將組合）。

當然，最多人選擇的角色自然是趙雲，無他，夠「靚仔」瀟灑。但是，黃忠也不乏支持者，因為他是遊戲中唯一一個擁有遠距離攻擊能力的角色（弓箭手）。這個人物設定，很大程度上來自《三國演義》，而《三國演義》中不乏「添油加醋」的情節，因此黃忠善射與否值得懷疑。況且黃忠的真實年齡幾何，是否真是一名「老將」也存在極大的爭議。

黃忠善射術 正史未記載

《三國演義》第五十三回《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》中寫到，關羽立下誓言，只領了本部五百名校刀手攻打長沙郡。關羽本以為一舉可以攻下長沙，卻被黃忠以一口刀、一張弓擋下來。《三國演義》指：「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，百發百中」、「汝（黃忠）箭百發百中」、「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」，一回之中三次稱道黃忠的百步穿楊的弓箭技術。

從此，黃忠就成為了一眾三國迷眼中的神箭手。然而，《三國志·蜀書·關張馬黃趙傳》中，全傳約三百字卻無一字提及黃忠的箭術。而且，裴松之（《三國志》的註者）更無一字添加，也無引一本書註釋黃忠的傳記，所以黃忠善射說法極可能是民間為添趣味杜撰，畢竟這「五虎將」擅使刀槍劍棒的都是

有，唯獨不見弓術，總覺得多少有些不夠精彩。

黃忠拒降劉備 僅小說家言

《三國演義》第五十三回記，黃忠在韓玄被魏延反叛斬殺後「託病不出」，堅持不投降於劉備軍團。後來，劉備「親往黃忠家相請，忠方出降」。這一段把黃忠的「忠」字描述得十分精彩，然而，《三國志》卻不是這樣記載的。

《三國志》記黃忠在曹操攻克荊州後，「假行裨將軍」，仍舊如劉表在世時一樣駐守長沙。而在劉備「南定諸郡」，黃忠隨即「委質，隨從入蜀」，一點抗拒都沒有，顯然與《三國演義》大不同。當然，黃忠的「忠」是必須有的，因為這是蜀國「五虎將」必備的人格特質，所以小說必須添加這個情節。

雖然黃忠不射箭，也沒有拒降劉備，但是史書上的他卻真如小說描寫般英勇。據《三國志》說，在建安二十四年，黃忠領軍攻打漢中定軍山守將夏侯淵。雖然夏侯淵兵卒甚為精銳，但是黃忠「推鋒必進」（每次征戰黃忠都衝在最前面），帶領着部下士卒，強攻定軍山。此時，蜀軍「金鼓振天，歡聲動谷」，氣勢極為旺盛。黃忠也「一戰斬淵，淵軍大敗」。《三國志》雖然只用了短短五六十個字，卻把黃忠的英勇描寫得入型入格。

其後，陳壽在《三國志》的論贊亦稱：「黃忠常先登陷陣，勇毅冠三軍」、「黃忠、趙雲強擊壯猛，並作爪牙，其灌（灌嬰）、滕（夏侯嬰）之徒歟？」可見黃忠雖無小說之百步穿楊，但事實也是一個極為勇猛的大將。



◆戲曲中的黃忠形象。

資料圖片

◆宋景文，一個以蘇軾為偶像的文藝「中佬」。正職老師，兼職廚師。

言必有中

神獸分雌雄 含義各不同

之前有學生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：老師，我剛聽說鳳和凰是一對的？但鳳凰不是一個個體嗎？不然為什麼我們從小就有「龍鳳配」和「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」的概念？

三尾鳳 兩尾鳳

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原來，據記載，鳳凰是古代的百鳥之王，外形特徵為：「雞頭、燕頰、蛇頸、龜背、魚尾、五彩色，高六尺許。」而鳳是雄鳥，凰是雌鳥，而鳳和凰的區別在於，鳳有三尾，凰有兩尾。鳳和凰原本是一對的，鳳凰雙飛代表和諧吉祥，但自秦漢之後，龍漸漸成為了帝王的象徵，鳳則象徵了皇后嬪妃，出現了龍鳳呈祥的說法，從此，「鳳凰」就慢慢被變成「鳳」，似乎變成了單一的雌性。

鴛鴦成雙又成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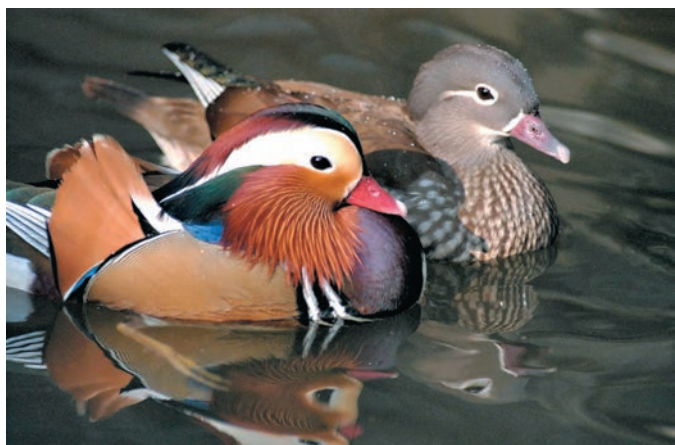
同樣被後人誤會的遠遠不止鳳凰一種。鴛鴦鴛鴦，其實鴛是鴛，鴦是鴦，鴛是雄性，鴦是雌性。鴛色彩艷麗，喙呈鮮紅色；鴦色彩暗淡，而喙是灰色的。鴛鴦天生警覺性高，且善隱蔽，飛行本領極強，通常棲息於湖泊、溪流和沼澤等水源附近。鴛鴦總是成雙成對地出現，所以人們視鴛鴦為愛情忠貞不渝的象徵。

麒麟出沒是祥瑞

麒麟，原來也是分開的。麒是雄性，麟是雌性。麒踩在腳下的是球或天寶，頭上的角比較粗大，身上的顏色比較深；而麟踩在腳下的是小麒麟子，頭上的角較細小，身上的顏色也較淺。麒麟是四大瑞獸之一，傳說其性情溫順，是有德行的仁獸、吉獸。我國古人認為：麒麟出沒，必有祥瑞。所以麒麟寓意吉祥如意，也常用來形容大才高德的人，父母給孩子取名，也常常會用到「麒麟」二字。

「有財要有庫，才能守得住」

再例如貔貅，貔是雄性，貅是雌性。貔頭上有一隻角，面朝左歪，左腳在前；貅頭上則有兩隻角，面朝右歪，右腳在前。民間傳聞貔貅專為帝王守財，也象徵了皇室。又有說貔代表財運，貅則是財庫，所謂「有財要有庫，才能守得住」，所以人們總會將貔和貅放在一塊兒，如此才能招財進寶！但是如果作為飾物戴在身上的話，就只能戴一個，否則會打架。



◆一對相伴的鴛鴦。
資料圖片

◆林愛妮 語言傳意學部講師
香港專業進修學校
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
聯絡電郵：d1c@hkct.edu.hk



「謫仙」邀月共飲 作詩奇想天外

文自由戲

歷數中國各朝各代，詩的頂峰無疑是唐朝。在這個時代裏，無數的才子編織了恢弘多樣的大唐文學風貌。這個時代，群星燦爛，李白也是當中的一顆明亮之星。無論從性格、個性方面來說，還是從氣質、思想、為人處世等方面來看，李白都是才華橫溢的詩人。

太白天真爛漫 呼月「白玉盤」

李白的才華受到古今中外的高度認可，但你真的了解李白嗎？李白的詩歌包羅萬象，無論是題材或是體裁皆涵蓋廣泛。雖然如此，然而大部分人對於李白詩作的認識僅僅停留於《望廬山瀑布》、《將進酒》、《早發白帝城》等眾人皆知的名篇上，而從這些名篇看到的李白都是傲岸不羈、高度自負、豪情奔放。「松柏本孤直，難為桃李顏」、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、「飛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銀河落九天」，翻開李白詩集，隨處可看到李白身上體現出來的風骨。可能這些形象太根深蒂固，所以很少人會留意到李白也有天真爛漫、柔情浪漫的一面。

李白愛月，他以月入詩的名句多不勝數：「小時不識

月，呼作白玉盤」，「雁引愁心去，山銜好月來」，「且就洞庭贈月色，將船買酒白雲邊」。如此奇特的想像，皆來自一片天真爛漫的情懷。他甚至把月當成朋友和知音，和月亮真誠地交流：「青天有月來幾時，我今停杯一問之」，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「我寄愁心與明月，隨君直到夜郎西」。

這種天真爛漫的情懷，讓李白的詩句具有一種「清水芙蓉」的明麗清新。

李白就是這樣的一個詩人，他獨特的個性造就了他詩歌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。正是這種浪漫色彩，讓我們心醉，讓我們傾倒。而李白的偉大，又是與他所生活的時代密不可分。可以說，李白是為盛唐而生的，李白是盛唐的驕子，也是盛唐最出色的詩人。李白的個性就是盛唐的個性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。

李白的成就不僅取決於個人才華，更取決於他的人格魅力。李白就是憑着他橫絕千古的才情，瀟灑豁達的風流，笑傲天地的氣魄讓後世傾慕不已。無怪余光中如此讚他：「酒入豪腸，七分釀成了月光，餘下的三分釀成劍氣，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。」

如果你是一個追求個性，追求自我理想的人，讀李白的詩歌，最好不過。

◆籟澄（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）

時窮見忠義 身死丹心存

文苑英華

之前，曾經寫過一本書，主要是教導學生認識中國古典詩歌，其中我錄取了于謙（1398-1457年）的《石灰吟》作為詠物詩的示例。全詩不長，僅7字4句，共28字，但是誦讀起來卻意味深長——「千錘萬擊出深山，烈火焚燒若等閒。粉骨碎身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。」

作者于謙是明代永樂十九年登進士第，後追諡「肅愍」，再改諡「忠肅」。雖然他的官銜、榮封甚多，但在我心目中，還是叫他做「兵部尚書于謙」。

土木之變 力拒敵軍

明正統十四年（1449年），英宗皇帝受太監王振慫恿，親征蒙古瓦剌部，卻大敗於土木堡，英宗也被俘虜。其時，留在京師的一眾官員都喊着「南遷」首都。這時候，于謙卻力排眾議，提議把周遭的守備軍和運糧官調到京師。諸位要知道，當時覆亡於土木堡的軍隊都是明朝最精銳的部隊，留在京師的只不過疲憊的十萬士卒。因此，當時人心惶惶也是合理之事。然而，「時窮節乃見」，這種時候還能堅持抗敵的于謙顯風骨氣節。

當時，擔任「監國」的郕王晉升于謙為「兵部尚書」，全權負責籌劃京師防禦工作。其後，郕王也在于謙等重臣的支持下，即位為帝（明代宗）。事實上，這一舉措是非常聰明的。因為明英宗其時正被瓦剌部也先扣押，作為臣下的京師眾官都十分被動，而「把」英宗晉升為「太上皇」正好擊破了也先的好計。

同時，于謙深明城內諸人，有些是首鼠兩端，京師久守必失，因此他決定先士卒，分別遣諸將帶領二十二萬兵士，在九門外擺開陣勢。並且，于謙命人把城門緊閉，以絕諸將後退之路，造成「背水一戰」的局面。

果不其然，也先真打出了「太上皇」這張牌，但是也如于謙所料，沒有作用。而且，屯重兵於外之計十分奏效，光是氣勢已嚇唬了瓦剌諸將。其實，也先此次攻擊京師很大程度上只是想「偷雞」（意即投機取巧），所以當遇上于謙的二十二萬大軍後，自然沒有足夠意志作戰下去。而且，也先是孤軍深入，加上當時各地的勤王部隊正馬不停蹄開赴京師，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，瓦剌唯有退兵。

要留清白在人間

于謙這樣的忠臣、能臣可謂配享太廟，可是八年之後，景泰八年（1457年），發生了「奪門之變」，已成「太上皇」的英宗重奪帝位。作為代宗的「造皇者」，于謙也被拿下了。同月，于謙被判「斬決」。抄家的兵役如狼似虎地撲到于謙家中，滿心以為可以悶聲發一記大財，可是，卻白跑了一趟。于謙家中，除了代宗所賜的蟒袍、劍器，什麼都沒有。

這一首《石灰吟》，的而且確是詠頌「石灰」的詩歌，但它也是于謙「忠義」價值觀的載體。全詩無一個難字，內容也毫不特別，但讀起來卻感到一股震撼人心的浩然之氣撲面而來。寫下這首詩的那一年，于謙年僅十七歲。

◆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